



大会

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

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正式纪录

主席：里蒂斯·保罗斯卡斯先生（立陶宛）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欧斯塔蒂奥·德洛斯桑托斯先生（乌拉圭）主持会议。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90至106（续）

关于具体主题的专题讨论以及介绍和审议在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项目下提交的决议和决定草案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大家今天在这里的小组成员走上讲台：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匈牙利的玛吉特·叙奇大使阁下；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哈萨克斯坦的阿坎·拉赫梅图林大使阁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罗宾·盖斯先生。

今天参加我们小组的还有裁军事事项咨询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的艾丽莎·戈尔伯格大使阁下，她将通过一段预先录制的视频向委员会通报情况。

根据工作方案，委员会将首先听取我们小组成员的通报。在通报后，委员会将转为非正式模式，进行问答环节。此后，委员会将继续在“裁军机制”专题组下进行专题讨论。

委员会现在将听取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匈牙利的玛吉特·叙奇大使阁下的通报。

我现在请叙奇女士发言。

叙奇女士（匈牙利），**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作为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2023年届会的最后一任主席，作为匈牙利常驻联合国和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我被告知，我必须长话短说，所以我会尽量。

我想简要概述裁谈会2023年届会的工作，以及我在担任主席和起草裁谈会报告(A/C.1/78/L.58)时我个人整理的几个要点。

各位成员可能都知道，多亏了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灵活与配合，裁谈会今年确实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报告，对此我要表示感谢。此外，随后，我们与大会全体成员就决议草案A/C.1/78/L.58进行了谈判，它有望在下周获得通过。

在我的通报中，我想着重谈三个主要议题。第一是裁谈会的任务以及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第二是关于裁谈会工作的包容性和多边主义在其工作中的重要性。第三是关于裁谈会的有效运作。

成员们都知道，裁谈会每年有六任主席，匈牙利是最后一任。因此，起草最后报告是我们的职责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和工作,但我想感谢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和德国这前五任主席开展的工作,因为它们作出了巨大努力,出色完成了工作,我们才能在2023年举办了一届有意义的会议。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裁谈会是否完成了任务。裁谈会的任务是谈判,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情况并非如此,今年也不例外。然而,尽管没有履行职能或任务,我们确实开展了非常实质性的审议。我们总共举行了60多次会议——正式和非正式会议——50次正式会议和14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了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所有七个议程项目。我们就与安全非常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讨论,如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负责任地使用和发展人工智能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我们谈到了《新和平纲领》及其裁军方面。关于军备透明度,我们讨论了核核查以及核理论和核武库的透明度。在非正式会议上,我们结合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参与裁谈会的工作,谈到了性别在裁军中的作用。我们还详细讨论了一个问题,也是我想简单提一下的第三个议题,即振兴裁谈会。但我们也讨论了消极安全保证、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禁产条约》)以及可能的谈判和无核武器区等问题。这些都是议题,成员们将能够在报告中看到,报告已发布到网站。

在埃及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就工作方案和观察员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这就引出了我要谈的第二点,即包容性问题。成员们还将在关于裁谈会工作的报告和决议草案中看到,遗憾的是,今年在观察员问题上未能作出决定,因此裁谈会没有观察员。当然,由于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是我们需要更多思考的事情,因为它给观察员问题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想在裁谈会有效工作,包容性和多边主义是关键。

裁谈会的有效运作是我想提及的第三个事项。在法国和德国担任主席期间,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举行了一次务虚会,严格来说,

这并不在裁谈会议程内,但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思考过程,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及我们在短、中、长期可以做些什么来让裁谈会在未来届会上更加有效和高效进行了几次非正式讨论。

众所周知,在所有三个讨论的议题之下,地缘政治分歧和困难都出现在包容性问题以及振兴和有效运作问题上,但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讨论。

如果要总结要点,我的一个主要心得是,尽管存在、也能感受到这些地缘政治分歧,但本届会议为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多边论坛。正如我提到的那样,这些问题——消极安全保证、无核武器区、《禁产条约》、核透明度、核核查等等——是关键的安全问题,我们能够讨论这些问题的论坛越来越少。裁谈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多边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即使步伐很小,也可以建立信任,能够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点个人心得是包容的重要性,以及在大会成员参与裁谈会工作的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是多么重要。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立足于今年的经验来思考的问题。决议草案中有一项非常明确的任务,要求裁谈会思考这个问题,并确保包容。

第三点是,我们开始就裁谈会的有效运作进行的这一振兴讨论——在务虚会和随后的讨论中也详细讨论了这一议题——是裁谈会可以在此基础上长期开展工作的内容,它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长期的益处,即处理那些可以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处理的问题。当然,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重新讨论议事规则,这很棘手。

最后,关于裁军,这一组议题涉及裁军机制,只有所有组成部分都运转顺利,裁军机制才能运作。因此,我还要呼吁在这一裁军机制不同组成部分的工作中加强和改善协同作用,裁谈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还有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进一步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并

以更加协同的方式共同努力,以便我们能够从这种合作中获益。

我要再次感谢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和德国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并感谢整个委员会在起草决议时所做的努力,匈牙利作为决议草案的执笔方和裁谈会最近的主席正在协调这项工作。我感谢大家今年的工作。匈牙利对能够开展这项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没有委员会的灵活性和支持,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对此我表示感谢。

代理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哈萨克斯坦的阿坎·拉赫梅图林大使阁下发言。

拉赫梅图林先生 (哈萨克斯坦), **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向第一委员会介绍我对裁军审议委员会2023年实质性会议讨论的看法和信息。裁军审议委员会分两个工作组开展工作。第一个专门讨论核裁军和不扩散,第二个专门讨论促进外层空间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指出,最近的地缘政治事态发展、紧张局势、争议和矛盾给总体讨论蒙上了阴影,而这些局势又为总体讨论定下了基调。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委员会的工作是成功的,并不是不成功的。

委员会的报告如下。根据大会第77/90号决议,裁军审议委员会于4月3日至20日召开了2023年届会。会议圆满结束,向大会本届会议提交了报告(A/78/42),其中包括关于授权委员会审议的一个议程项目的实质性建议。在整个实质性会议期间,委员会举行了六次全体会议,其中四次专门进行一般性交换意见,委员会听取了77个代表团的发言。

关于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一工作组,2023年4月20日,我们的同事、牙买加常驻代表团的库特·戴维斯先生当选为第一工作组主席,该工作组负责审议关于实现核裁军和不扩散目标的建议。戴维斯先生以前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还曾担任过第一工作组2022年届会的主席。第一工作组从4月5日至20日

举行了10次会议。它首先审议了主席在2022年届会结束时提交的一份会议室文件。在两次会议期间,考虑到会员国表达的各种意见,对该文件又作了三次修订。

尽管该小组主席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国家坚持本国立场,几乎没有表现出灵活性或愿意作出让步或找到中间立场以达成妥协。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似乎一如既往,分歧极大。在减少核风险、提及拥有核武器的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以及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等问题上,各国的意见尤其具有分歧。

在4月20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主席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意见,没有就他的文件达成共识。今年再次未能就核裁军和不扩散建议达成共识,这意味着裁军审议委员会自2006年首次通过该议程项目以来,连续第五个周期未能就该议程项目达成共识。

虽然主席多次修改其初步文件,在缩小一些有争议问题上的差距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连续多个周期的失败,将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让委员会在下一个周期处理同一议程项目是否适宜,即使该议程项目是在委员会内部经过多年艰苦谈判后商定的。

我现在要就第二工作组说几句话。匈牙利的鲍拉日·西尔维亚女士也于2023年4月再次当选为第二工作组主席,她的任务是根据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的报告(A/68/189)中提出的建议,为促进切实执行外层空间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拟定建议,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鲍拉日女士还担任过第二工作组的主席,因此两位主席都有在前一年就同一议题主持同一工作组的工作经验。

第二工作组从4月4日至20日举行了九次会议。该工作组听取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根据大会2021年12月第76/231号决议设立的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

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的发言。第二工作组讨论了政府专家组报告第4至第8节所载的规定。主席编写了会议室文件，随后对其进行了四次讨论和修订。根据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工作组成功完成了关于促进切实执行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审议工作，目的是防止外层空间出现军备竞赛。

作为我报告的一部分，我想发表一些个人意见。

首先，我谨代表所有代表团，向所有支持我们主持裁军审议委员会工作的人深表感谢。第二，我想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需要如何进一步努力的想法。我非常感谢库特·戴维斯先生和鲍拉日·西尔维亚女士。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不在场；他们已经离开纽约，在开展其他工作。我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不懈的领导，以及对这一进程的奉献。他们的能力、理解和包容各种观点的方法得到了所有代表团的认可。我们也感谢裁军事务厅（裁军厅）对主席和所有代表团的宝贵支持和干练指导。我热烈赞扬裁军厅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河野勉先生、René Holbach先生、Hideki Matsuno先生、迈克尔·斯皮斯先生，当然还有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代表是Sonia Elliott女士、亚历山大·洛梅亚先生、Katya Widyatmoko女士、Ms. Lidija Komatina女士以及为委员会服务的许多其他同事。

我现在就委员会的总体工作发表一些一般性意见。

关于委员会最近的审议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严重挑战的表象背后，是严重缺乏信任，我们必须以建立信任措施、强烈的诚意和包容性外交来克服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制止核武器扩张——核武器被用作威胁或胁迫工具——制止军事预算增长、理论扩展、库存增加以及迅速加剧的军事竞争危险。我们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鉴于外层空间的安全挑战日益增长，

第二工作组的建议是对加强应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重要贡献。我真诚希望所有国家都将在今后考虑执行这些建议。

同时，我们意识到人工智能既能带来巨大好处，也有可能被滥用或带来危害。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必须确保在军事领域负责任地发展部署人工智能来推进核武库，在外层空间负责任地通过卫星使用人工智能。这些方面可以在我们今后的审议中加以考虑。

我还呼吁将性别视角纳入委员会的工作。妇女和女孩应当是裁军政策的核心，这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的北京+25进程。此外，民间社会也提供可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宝贵意见和想法。非政府组织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它们是充满活力的伙伴，能促成创新协同作用和新范式转变。我们的青年是明天的栋梁，必须让他们参与到每一个步骤中来。

最后，委员会反映了本组织的信念，即裁军和不扩散始终是创造安全环境的不可或缺工具，而安全环境是《联合国宪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秘书长《新和平纲领》所载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委员会现在观看裁军事事项咨询委员会主席、加拿大大使艾丽莎·戈德伯格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言。

会议室内播放了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言。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员会现在听取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罗宾·盖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盖斯先生发言。

盖斯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以英语发言）：请播放我们的幻灯片。

我非常感谢各位代表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此向第一委员会作报告，并概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

研所) 2023年的多项活动及其2024年研究计划和优先事项。

二十一世纪的特点是危机层叠不穷、安全领域进退两难且情况复杂。因此, 对于裁研所工作的需求量很大, 而且可以说在不断增长。

裁研所针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安全挑战提供独立且基于证据的研究。研究所在全球范围内建设有关安全与裁军事务的知识和能力。它支持各项国际条约制度以及所有会员国知情参与多边军控和裁军进程和努力。

获得董事会批准的研究所当前研究议程旨在确定如何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和令人担忧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的情况下重振多边军控和裁军。

我首先要说的是, 有一点不言而喻, 那就是裁研所当然随时准备继续积极支持所有代表团、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在裁军、军控、防扩散和创建一个人人都感到更加安全的世界方面作出的所有多边努力。

裁研所几乎完全依赖自愿资助, 裁研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 全赖所有会员国的慷慨捐助。我非常感谢他们对裁研所的慷慨支持和信任。

各个代表团在幻灯片上看到的旗帜标志代表了过去两年(2021年至2023年) 捐款的捐助方。我很高兴再次向会员国报告我们的捐助方日益多样化。到2023年, 我们已收到34个捐助方的捐款或承诺, 其中包括来自各大洲和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捐助方。因此, 我们有望最迟于今年年底再次打破我们自己的捐款数目记录, 并在捐款人数方面创下研究所历史新高。

裁研所2022年补助金小幅增长了约40万美元, 我想说的是, 裁研所对此捐款深表感谢。然而, 尽管如此, 研究所90%以上资金仍然依赖自愿捐款。这意味着, 在裁研所目前工作的66个职位中, 只有2个职位由经常预算资助。更重要的是, 尽管大会和我们的董事会一再发出呼吁, 尽管作出了体制性的巨

大努力, 但我们的未指定用途捐款仍在持续下降。总的来说, 这两种趋势继续给研究所带来相当大的资金风险。

在此背景下, 请允许我向那些已在2023年提供未指定用途核心捐款或作出此类认捐, 从而表明对裁研所的信任的捐助者表示致意。2023年,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收到11个国家捐助或认捐的未指定用途捐款, 这些国家是芬兰、匈牙利、伊拉克、爱尔兰、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土耳其。

我还想说, 对于我们的许多捐助方来说, 我们的官方发展援助系数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制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标准。裁研所的系数于2019年首次确定, 资格水平定为27%。我们只能要求每五年对该标准进行一次审查, 因此我们现在正在积极与经合组织合作。衷心感谢加拿大支持我们的申请, 我们正在与经合组织合作审查从2024年起的官方发展援助资格系数。我们裁研所当然认为目前27%的这一比例还有提高的空间。

由于对裁研所工作人员的需求增加——从会员们全年都会看到的、裁研所在全球、区域和各国开展的大量活动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研究所总收入过去五年呈明显上升趋势。今年我们的收入预计将是2018年的近四倍。但如图中两条底线所示, 裁研所的经常预算资金和未指定用途资金的增长相当平缓, 事实上, 未指定用途的资金一直在下降。一方面是需求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是未指定用途的资金不断减少, 有鉴于此, 经常预算资金是可被用来处理机构优先事项的唯一稳定的资金来源。在此背景下, 正如裁研所董事会主席也说过的那样, 裁研所计划开展外联, 以争取第一委员会支持在下次有机会时增加经常预算。

正如下一张幻灯片所示, 作为一个研究机构, 裁研所能否吸引和留住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质量 and 多样化的研究专家对于其完成使命至关重要。裁研所工作的信誉和影响力取决于我们的研究人员的质量和多样性。目前裁研所有66个全职职位。这些

人员来自24个国家,其中58%为女性,同时正如人们对研究机构所期望的那样,91%的工作人员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使用的语言总计超过20种,其中67%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我们继续遵循秘书长2018年关于灵活和可扩展的人员编制模式的建议,根据该建议,裁研所的一些关键的机构工作人员——共12人——与联合国签署了合同,可进入Umoja系统并发挥监管作用。裁研所大多数工作人员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订有个人用工协议。

下一张幻灯片说明,裁研所是联合国唯一的处理一系列日益广泛和复杂的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的智库。大会在第75/82号决议中承认了裁研所工作的重要性、及时性以及高质量。研究所的五个核心研究方案反映出其专业知识的广度,这五个方案是研究所的核心,将长期存在。这五个方案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弹药、安全与技术、性别与裁军以及新设立的空间安全方案。这五个方案确实组成了推动整个裁研所的引擎室。裁研所所有研究方案的设计均为可扩展的多年工作流,使其能够动态地反映具有多样性的国际社会的裁军优先事项。

下一张幻灯片显示,除了五个核心研究方案之外,目前我们还在开展两个特别研究项目。一个涉及管理从武装冲突中的退出,与人们加入或离开武装团体的原因有关。如许多成员所知,另一项方案侧重于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问题。我高兴地指出,我们收到了欧洲联盟再次为此提供的新资金,该项目已进入第二阶段。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安全环境下,随着新的研究需求的出现,我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增加额外的项目。

鉴于我这次发言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不可能详细介绍我们在整个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全面的研究工作方案,但是我要说,对于可能感兴趣的成员,我们当然很乐意分享有关我们任何方案和项目的更多细节。现在,我将简要介绍目前我们工作侧重的一些领域,其中显然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如这张幻灯片所示,随着需求的增加,人工智

能是我们大力投入并且加大重视的一个领域。其它领域包括性别与全球安全、网络安全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

此外,正如先前提到的,关于我们当前研究的侧重领域,如预防冲突、建设和平、导弹、无人机、裁军论坛和裁军机制,今年夏天,在德国和法国的支持下,我们举行了一次有关裁军谈判会议和先前的改革建议的务虚会。我们的侧重点是空间安全、科学和技术以及相互关联的全球风险。除这些研究领域之外,对话活动也是裁研所的核心任务。作为联合国内部的一个自主性机构,裁研所能够在紧张的全球安全环境下发挥关键的搭桥作用,我们全年定期举办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区域讲习班和多利益攸关方研讨会,讨论各种裁军和安全问题。此外,每年我们还举办三场重要的旗舰活动——创新对话,今年的侧重点是军用人工智能,以及空间安全会议和网络稳定会议。

此外,正如许多人所知,我们全年以各种形式提供咨询意见。我们提供支持和专业知识,包括为裁军谈判会议、安全理事会和第一委员会提供支持和专业知识,我们还与众多的会议和论坛进行实质性接触,比如仅举数例《生物武器公约》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我们还为各种政府专家组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和专门知识,并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等区域组织以及我们的联合国伙伴、尤其是联合国裁军事务厅(裁军厅)开展合作。

在所有的规划和报告中,裁研所越来越注重某些影响参数以及我们的研究活动在现实世界和实地产生的实际影响。在这方面,我们查明了五个优先影响领域——减少全球风险、拯救生命、建立信任和提高透明度、支持制定裁军政策以及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促进裁军领域的包容性与多样性。我们大量的报告是围绕这些参数来布局的。

正如下一张幻灯片所示,裁研所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让和生产知识。我们不希望我们生产的知识被束之高阁。因此,我们正在做出巨大努力,尽

可能广泛地传播这些知识,不仅在我们新设计的网站上传播,而且也在裁研所学院的框架下传播。在该框架下,我们与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更广泛的教育项目密切协调,尽可能快速和广泛地实时分发和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全年提供多种不同的课程和能力建设研讨会与活动。每年我们与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日内瓦办事处一起联合为新到日内瓦的外交官举办的裁军概况培训课程非常受欢迎。我们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合作举办安全与技术暑期班,与西非经共体合作举办年度裁军研讨会,全年还举办许多其它规模较小的能力建设活动。

就产出而言,我要高兴地说,裁研所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截至2023年9月,我们发布了89种出版物,有望再次超过我们在创纪录的2022年达到的出版物产出的高水准。我还要高兴地说,我们的出版物被190个不同国家下载,我不确信世界上是否有任何其它智库可达到这个水准。展望未来,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侧重于易于获取的内容和把更多的文件翻译为联合国所有语文将是裁研所的一个优先事项。

2023年至今,我们已组织了105场活动,平均每周两场,9 300多人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这些活动汇聚了国家、民间社会和产业界的代表,以及来自不同学科和地域背景的专家和研究人員,讨论全系列的各种裁军和全球安全问题。

当我们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后,我应该说明,我的介绍就结束了。我们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我们的研究项目和见解,我们认识到单靠出版物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研究出版物转向数字产品,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数字工具清单在不断加长,越来越受欢迎。我们从网络政策门户开始,现在这里许多人都很熟悉我们的网站,因为它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最近,我们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政策门户、一个空间安全门户、一个外层空间安全词汇册和《生物武器公约》国家执行措施数据库。

转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看到了2024年的关键领域列表,这并不全面。核风险和聚合技术是我们计划在未来一年更加关注的问题。生物风险是研究所的一个大问题,这和军事领域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一样。我们将非常重视支持空间安全决策、性别平等和核政策,并加强武器和弹药管理,我们将开始更加注重手工制作的武器和简易武器。我们还将致力于微观裁军以及与气候和青年的关系和联系,以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我的介绍到此结束。

代理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的发言。

根据委员会的惯例,我现在暂停会议,让各代表团有机会通过非正式问答环节,就我们刚才听到的通报进行互动式讨论。下午3时50分会议暂停,下午4时复会。

代理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在继续我们今天下午的工作之前,我想提出一个组织事项。一个代表团要求我们将第一委员会11月2日星期四的会议从上午移到下午,以解决时间安排问题。主席与主席团进行了协商,建议在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于11月2日星期四下午3时而不是上午10时举行全体会议,以满足这一请求。

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同意关于在11月2日星期四下午3时而不是上午10时举行全体会议的提议?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委员会现在将继续在“裁军机制”专题组下进行专题讨论。

德拉-波尔塔女士 (澳大利亚) (以英语发言): 国际安全正受到那些准备无视既定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国家以及企图削弱裁军架构的国家的破坏。在充满挑战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多边机构从未如此重要。以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为核心的裁军机制仍然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支柱。

裁谈会的僵局首先是不信任的国际气氛和其成员国之间普遍缺乏政治意愿的产物。我们与许多人一样感到沮丧，因为裁谈会二十多年来一直未能就其议程上的紧迫事项开始谈判，特别是拖延已久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裁谈会仍然是建立信任和谅解的重要论坛。我们欢迎今年在各位主席的努力下举行了实质性讨论，包括消极安全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减少风险、透明度、核查、人工智能和性别平等问题。这些讨论有助于奠定基础 and 建立谈判时机成熟时所需的谅解。

澳大利亚还肯定裁审会因其全球成员组成而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裁审会今年得以就切实执行外层空间活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商一致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希望在核工作流程中重新审议重点突出和切实可行的主题。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一样，对某些国家在裁谈会和其他论坛中滥用协商一致规则感到关切。我们尤感关切的是，由于俄罗斯坚持逐一审议，裁谈会今年未能接纳观察员。这违背了包容性的最基本原则，在2024年决不能重演这种情况。

虽然澳大利亚认为裁军机制的基本要素仍然健全，但我们应当寻求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可能改进其运作。我们愿意听取这方面的所有建设性意见，包括优化裁谈会和裁审会各自的作用以及加强两者之间关系的意见。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是对这一讨论的及时贡献。澳大利亚还欢迎今年在法国和德国担任主席期间就振兴裁谈会问题进行的有益讨论，以及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对此作出的宝贵贡献。我们希望，2024年裁谈会新任主席将能够推进这些讨论中产生的一些具体想法。新兴技术正在对我们的工作产生深刻和贯穿各领域的影响，我们必须确保裁军机制跟上步伐。这意味着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对新的军备控制思维模式持开放态度。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审议工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澳大利亚还支持采用新的机制监测与军备控制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我们重视裁研所对我们工作各个方面的贡献，很高兴在过去两年中支持了裁研所的常规武器和弹药方案。我们能够对裁军机制作出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贡献是，通过更好地纳入包括青年、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来建设多样性。当然，我们还需要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展。我们非常高兴地赞同爱尔兰代表昨天以78个国家的名义就性别问题所作的发言（见A/C.1/78/PV.22）。这表明，继续加强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第一委员会和整个裁军机制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跨区域的支持。

苏亚雷斯·达米科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如果这一专题组别决议草案及其表决模式是衡量联合国会员国对裁军机制满意程度的标准，那我们很有可能说，我们生活在可能是最好的世界中。所有决议草案都将以协商一致方式或以非常大、稳定的优势获得通过。一切都风平浪静，似乎普遍感到满意——至少在本会议厅内是如此。但在外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国际局势迅速恶化、地缘政治裂痕日益加剧、一个又一个国际制度遭到削弱以及地区冲突激增，表明了情况与此相反。问题是出在会员国身上，还是出在它们所掌握的工具上，亦或是二者之间？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这些工具是罪魁祸首——至少是部分原因——我们就不应该辜负“我们人民”。因此，我们应该确定所需修理的程度，是意味着彻底改造、翻新，还是给吱吱作响的车轮加一些油。

不幸的是，现在不是多边主义的高光时刻。在 多边主义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问题中，裁军的难度最高。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旁观者眼中的信任和安全感。但情况要复杂得多。裁军谈判的政治经济学围绕着一个商品——安全。一方面，我们有安全的消费者——小国，它们渴望享有更高水平的安全，但却没有能力对安全赋值。另一方面，我们有制造不安全的大国。他们非常清楚不安全的价值。着可以转化为预算支出、就业以及其他具有政治影响的非常

具体的项目。除非有高度的战略稳定或令人窒息的军事负担，否则没有多少裁军的动力。除非领导人参与，否则，解除武装的动力不大。例如，在冷战期间的谈判中，这一点就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正在寻求非常特殊的最佳契机求取成功。

在规范层面，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第S-10/2号决议）是一份根本性文件。它采用分工非常合理的方式分配角色。此外，它还确定了优先事项和主题。难怪各代表团对它备加重视，也理所当然地担心会有玉石俱焚的风险。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须有一定限度，以表明以往的基本谅解不应遭到破坏。审议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文件A/AC.268/2017/2）同意这些保证，这并非巧合。

至于分工，我们必须承认，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偏离了议事和谈判职能方面的目标。设立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意图是弥补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的代表性不足问题。但是，由于裁谈会过去30年暂停履行谈判职能，这两个机构的运作有所重叠。这种状况不能不予解决。那么，裁谈会为何陷于停顿？它受到限制，由世界和地区军事强国组成。此外，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规定，它作为一个已有机构，不受新的约束，并保持独立，可决定自身的议事规则。这两个缺陷与民主性和效力相关。大国了解自己和列国的行动所遵循的逻辑。尽管存有分歧，但裁谈会成员还是围绕议事规则同心协力，将共识——不如说是否决权——扩大到程序问题上。就连安全理事会也不敢涉足这一领域。后果显而易见：尽量减少说“不”的政治后果是陷于停顿的强力诱因。究责事关重大。

无论如何，裁谈会无法启动谈判的事实并不妨碍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政府专家组在现有不同制度内或在大会直接议定的条约中进行这种谈判。难道现在不应该匡正事实上的状况并在扩大后的裁谈会上进行这些谈判，使观察员享有与成员类似的

权利，并结束人为的区分？安全不可分割，难道不是吗？军备竞赛从来不仅限于一种武器系统。

恐怕我过去四周在第一委员会听到的一切都不能否定对联合国裁军机制进行深入审查的紧迫性。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专题辩论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现在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团发言。我谨提醒各位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五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三分钟为限。我首先请昨天未能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团发言。

格里戈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不得不在昨天的会议上行使答辩权，对阿塞拜疆代表的评论作出回应。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对我们通常在第一委员会听到的部分指控作出回应，这些指控试图为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犯下的罪行开脱，并否认、有时甚至粉饰这些罪行。我将从误导性和自相矛盾的辩解谈起。

阿塞拜疆12月封锁拉钦走廊，这是当时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一个例证。阿塞拜疆一开始表示，它与封锁毫无干系，封锁是由于环境原因造成的，系环境活动团体所为。但是，当国际社会作出强烈反应时，特别是当国际法院发布相关命令，称阿塞拜疆必须确保拉钦走廊的自由时，阿塞拜疆方面便有人为该暴行编造了新的理由。那是一种老掉牙的套路。其后，国际法院再次发布命令，述及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阿塞拜疆违反军备控制安排的行径昭然若揭，就连该国代表也没有试图否认，而只是提出很成问题的反指控。阿塞拜疆不仅一直在违反这些安排，而且拒不接受所有将有助于避免新的伤亡的建议，也拒绝一切和平解决的前景，这表明他们选择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武力。

此外，关于反恐怖主义的说辞，不妨听听阿塞拜疆代表称谁为恐怖分子。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的儿童,还是其人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区曾两次利用恐怖分子,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另一次是在2020年。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利用他们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犯下暴行。这些恐怖分子是臭名昭著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不配在本会议厅被点出名字。但是,他们存在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要采取反恐措施,就应该首先查明和惩治那些参与资助、招募和利用恐怖分子的人。

我们还听到为袭击平民作出司空见惯的教科书式辩解,但是,当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蓄意袭击医院和学校时,国际媒体的代表会到现场,影像和视频人人都能看到。由于这些行动,许多人遭到杀害——在最近的一次侵略中,约有2000人遇害。

所有这些都表明,该国代表的目的只是要为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犯下的罪行开脱,并否认和粉饰这些罪行。

塔伊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伊拉克代表团谨行使答辩权,回应以色列实体的代表在昨天的会议期间对我国发表的看法(见A/C.1/78/PV.23)。

第一委员会再次听到以色列凭空浮想的谎言,其目的是宣扬有步骤地对加沙手无寸铁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实施杀戮和报复的行为,并为之开脱。所造成的血腥场面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也无论以任何借口,都决不可接受,也无可辩白。

以色列实体继续冥顽不化,无视数十项国际决议,包括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的决议。它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国际上禁止的致命武器。这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也违背了具有国际合法性相关决议,无疑将对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特别是中东的安全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以色列实体拒绝参与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的国际努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楚地证明它继续坚持在本地区保持核优势。

在此背景下,伊拉克要指出,以色列实体继续违反包括战争法在内的法律,将影响实现和维持国

际稳定与安全的国际努力。我们强调,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开放过境点,允许人道主义和救济援助进入,并在此之后确保安全、全面地交换战俘和被拘留者。伊拉克重申,巴勒斯坦人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没有定居点,也不必担心流离失所或被驱逐。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在加沙继续发生的情况等同于种族灭绝。这显然是以色列实体自10月7日以来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绝不能容忍的可怕、悲惨的景象,正在对第一委员会为通过有利于实现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和建议所作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

古尔班普尔·纳贾法巴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代表昨天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无稽之谈(见A/C.1/78/PV.23),我遗憾地说,我不得不作出回应。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明确反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强烈谴责该政权在被占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我们要坦率地说,这些天来对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加沙自由、顽强的男男女女所做的一切,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政权的又一层犯罪本质。该政权有计划、有组织的罪行让人联想到野蛮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暴行,但规模更大,使用的违禁武器更先进。该政权在其存在的75年中,所做的只有战争、破坏、不安全、占领和对全球和平的威胁。在巴勒斯坦儿女的主动行动下,该政权所谓的坚不可摧的铁墙和铁穹被瓦解,为了弥补其尴尬的失败,该政权对被围困的手无寸铁的加沙人民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轰炸,公然在我们眼前进行新一轮的种族灭绝。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民过去70年来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的真实写照--事件审查、片面报道、政治和媒体的压制以及某些西方大国对侵略者的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看不到结束占领和难民返回他们千百年来家园的前景,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统

一的巴勒斯坦国,他们除了继续抵抗,还有其他选择吗?巴勒斯坦人民对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民主投票除了让他们遭受制裁、围困和进一步威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在经历了75年的磨难和对加沙17年的围困之后,考虑到被压迫人民所面临的扭曲的媒体和政治压制,我们还能指望冲突的公正性或为他们伸张正义吗?难道这还不能清楚地表明,巴勒斯坦被压迫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捍卫和斗争吗?结束对其家园的占领,并通过建立一个由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选票和愿望产生的政府来维护其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是能够最好地减轻这些人民的痛苦的对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根本解决方案是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让所有难民返回家园并举行由巴勒斯坦全体居民参与的全民投票,以确定巴勒斯坦的政治制度,这一解决方案得到了其全体人民、官员和政治派别的共识。这种解决办法是支持恐怖主义,还是那些为以色列武库提供各种先进武器并阻止难民回返的人在支持恐怖主义?是与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民选出的政府打交道构成支持恐怖主义,还是通过关系正常化使占领者合法化构成支持恐怖主义?

关于联合王国代表团两天前的发言(见A/C.1/78/PV.21),伊朗坚决驳斥其毫无根据的说法,并谴责其无端干涉、共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及不遵守国际义务的行为。我们呼吁联合王国停止其在我们地区和我们家园的破坏行动。关于美国代表昨天的发言(见A/C.1/78/PV.22),我要强调美国在中东的破坏性作用。为了真正加强区域安全,美国必须停止对以色列政权的盲目支持,必须履行其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法律义务。此外,美国必须对其破坏《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行为作出赔偿。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断然拒绝格鲁吉亚代表团对我国的所有无端指责。萨卡什维利政权2008年8月对南奥塞梯发动的罪恶野蛮袭击,以及准备对阿布哈兹采取类似行动,

是第比利斯多年来对这两个小民族采取暴力政策的最终结果。这种局势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作为独立国家的自决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生存权。

我国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是基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俄罗斯联邦在这方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和1970年《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原则宣言》的原则。我们还遵循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和其他基本国际文件。在击退格鲁吉亚的侵略之后,我国保障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的生存与和平未来,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和平与平静之中。俄罗斯在这两个共和国合法、正当的军事存在是以相关双边条约为基础的,目的是防止第比利斯可能采取的任何复仇主义步骤,那将有可能使2008年8月的灾难性事件重演。至于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行动,它们完全符合充分自卫原则。实质上,它们是对北约国家在该地区的无赖政策,包括在乌克兰领土上建造海军基地的回应。

Alsharhan女士(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要作如下发言,以回答几个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问题。

科威特国重申其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的永久和坚定立场,其基础是我们尊重所有国际公约,特别是关于国际裁军与安全的公约。尽管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继续扩散,但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尽管科威特致力于这一立场,但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裁军和履行在这方面商定的承诺方面仍然普遍缺乏具体进展。我们重申,必须结束联合国机制几十年来因无法在其议程所列问题上取得进展而陷入的僵局。

此外,在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似乎谴责一些国家的行为,而对另一些国家的行为保持沉默。由于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侵犯和侵略巴勒斯坦人民,最近在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及其升级令人深感关切。我们再次强调,以色列自10月7日以来对巴勒斯坦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封锁所有人道主

义援助以及粮食和水的供应；切断电力；以及以医务人员、医院和宗教圣所为袭击目标，从而导致以自卫为借口杀死6000多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2000多名儿童和29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记者。这些违法行为表明，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相关决议和国际法。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进行干预，追究以色列严重战争罪行和持续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谎言、宣传和继续否认该实体犯下的战争罪行已不再有任何作用。

古尔巴诺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们不得不第二次发言，以驳斥亚美尼亚代表团的歪曲行为。

尽管我们再次听到与第一委员会议程无关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但与亚美尼亚代表不同，我们不会喋喋不休地重复。亚美尼亚老生常谈的捏造、歪曲和欺骗是其针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造谣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指望亚美尼亚发表任何其它言论都是不现实的，因为亚美尼亚利用此类发言妄图转移委员会对其不法行为的注意力。

只需说，我们在9月27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提供了有关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直至9月20日在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地区部署和使用的被缴获军事装备和武器的详细信息，包括照片证据。这些武器和弹药来自哪里？当然是亚美尼亚。谁利用卡拉巴赫地区的民用物体和基础设施来掩盖最近缴获的武器和弹药的地点？答案很明显——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我们重申，过去三年来，亚美尼亚不断滥用阿塞拜疆拉钦公路，包括非法转移武器、弹药和地雷，夺走了无辜人民的生命。因此，阿塞拜疆不得不在其国际公认的领土内设立一个边境检查站，以确保与亚美尼亚边界的安全。

我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条件是亚美尼亚在言行上放弃对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们再次要求亚美尼亚人根据国家间正常化进程进行明确和一致的沟通。亚美尼亚不应无视这一历史机遇，而应停止捏造事实，建设性地参与正常化进程，并遵守其国际义务。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要求对今天会议上的发言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团发言。

沙罗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不得不再次就伊拉克代表今天提及我国的发言发言，并对伊朗政权代表企图使哈马斯的骇人听闻的行为合法化作出回应。

在以色列遭受可怕的恐怖袭击，包括蓄意大规模谋杀平民、强奸、斩首和难以想象的暴行十九天后，我们仍在等待听到阿拉伯国家集团成员谴责哈马斯的暴行。我们仍未听到他们呼吁立即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当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绑架他们的人民、屠杀他们的人民时，他们是如何回应的？他们做了什么？当伊斯兰国屠杀他们的人民时，世界是声援他们还是谴责他们？他们选择不谴责对1400名以色列人的斩首、强奸、枪击、刀刺和谋杀，其中一些人被活活烧死。哈马斯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行动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侮辱，威胁到整个中东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和平与安全。

格里戈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首先，与继续有系统地违反军备控制制度的行为及其悲惨后果有关的问题非常符合第一委员会的议程。

第二，正如我们多次提到和强调的那样，在阿塞拜疆最近于9月19日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发动的侵略中，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没有参与。事实上，这显然是针对平民的侵略行为，其目的是进行种族清洗。在实施了族裔清洗之后，还说有机会重返家园和融入社会等等，这是非常讽刺的说法。与本区域不同地方——沙胡米扬和巴库——发生的族裔清洗的情况类似，数十万亚美尼亚人因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行动而不得不逃离家园，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没有机会返回。

卡萨布里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脑海中闪过许多问题，老实说，我很难找到答案。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大声提出这些问题，以寻求一些答案。

我寻求以下问题的答案。还要杀害多少手无寸铁的无辜儿童才能满足以色列战争机器的犯罪心理？加沙人民还要忍受多长时间的可怕流血？什么时候才是拯救加沙挣扎求生者的恰当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承认所有人平等的正确时刻？以色列什么时候才会维护国际法？什么时候才能对它70多年来犯下的所有罪行追究责任？以色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对巴勒斯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军事占领？是谁让以色列在违反人类竭力维护的每一项原则的同时，还能对全世界说三道四？是谁允许以色列在对平民使用白磷弹和集束弹药等违禁武器的同时，还能在第一委员会指点迷津？一大堆问题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急需找到答案。

除非我们开始设身处地为加沙人民着想，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痛苦和苦难。世界上有哪个母亲会选择成为加沙的母亲？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希望他们在死亡敲门时能被认出来。世界上有哪个父亲会选择成为加沙的父亲？他们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喊却无法将他们从废墟中救出来。世界上有哪个孩子会选择成为加沙的孩子？他们带着恐惧和创伤，试图理解为什么整个家庭都被消灭了。

许多问题在我脑海中闪过，但我希望世界上没有人会被迫问这些问题或艰难寻找答案。

塔伊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很抱歉再次发言。

我国和我国人民果断而勇敢地直面了达伊沙团伙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伊拉克代表世界对抗恐怖主义，并取得了胜利。

在这方面，我想问一个问题：恐怖组织达伊沙犯下的罪行是否构成以色列实体使用致命和毁灭性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儿童、老年人和妇女实施野蛮侵略行径的借口和理由？我们每天都看到令人心碎的视频。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昨天的会议上（见A/C.1/78/PV.23），我们要求行使答辩权，以回应关于第7组“裁军机制”的专题讨论中所作的发言。主席先生，如果你不反对，我愿行使答辩权。

我要回应就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的情况对俄罗斯作出的攻击。我们断然拒绝一些国家的指控。有人冷嘲热讽地说，俄罗斯阻挠观察员参与裁谈会的工作，这歪曲了实际情况。

在裁谈会2023年的两期会议上，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以各种借口断然反对审议观察员参加裁谈会工作的申请。从裁谈会的程序和惯例来看，这一立场过去和现在都是令人费解和不合理的。拒绝审议非裁谈会成员国个别提出的获得观察员地位的申请，意味着西方国家侵犯了所有这些国家参与裁谈会工作的主权权利。它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观察员地位的申请是由每个感兴趣的国家的国家独立提出的，不与任何其他类似申请挂钩。这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这在裁谈会或任何其他裁军论坛的工作中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要特别指出，代表西方国家的同事提到的审议裁谈会观察员地位申请的既定做法至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这些代表团在2019年要求放弃这一做法，当时这对于它们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纯粹出于政治原因的权宜之计。因此，代表西方集体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才是造成40个国家无法参加2023年会议活动的主要和唯一责任方。

至于裁谈会的总体情况，它之所以不尽人意，是因为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在破坏裁谈会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基础。近年来，裁谈会遇到了这些国家的代表团、某些主席国进行破坏的令人震惊的例子，特别是在外交实践中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即企图阻止叙利亚和委内瑞拉领导裁谈会。

此外，在去年和2023年的会议上，代表西方集团的两个主席国都玩忽职守。他们没有促进裁谈会的工作安排，也没有确保所有代表团的有效参与，

而是提出了并非基于共识的问题, 引发了讨论的政治化, 并扭曲了作为论坛基本原则的共识规则。我们的理解是, 这代表的是西方国家对裁谈会的统一立场, 相当于不愿意按照论坛的任务使其工作正常化。

然而, 我们发现最令人关切的是, 代表西方集体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多年来表现出反感情绪, 这种反感针对的是任何寻求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倡议, 这种协议不可能是假设的, 而确实是加强国际安全的。我们认为, 这表明这些国家对军备控制和裁军缺乏最起码的兴趣, 至少是对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增加信任、加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以及导致考虑现有和潜在协定参与者的合法利益方面缺乏兴趣。

代理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没有人要求发言了。

我谨通知委员会, 明天下午3时, 委员会将开始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工作, 题为“就议程项目下提交的所有决议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在这方面, 委员会将遵循秘书处分发的非正式文件行事, 其中载有每天将就其采取行动的决议和决定草案。

今天在网 上 分 发 了 非 正 式 文 件 A/C.1/78/INF/1, 我们期望, 如果出现任何新的情况, 将对该文件作进一步修订。我们将对其中所列每一组下的草案采取行动。秘书处将每天修订这份非正式文件, 以便更新我们每次会议准备采取行动的草案。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明天下午会议开始时, 主席将解释在行动阶段指导我们工作的程序。

下午4时55分散会。